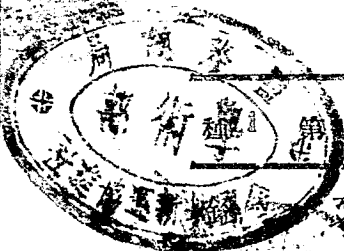


北極探險記

圖插 侶鶴 · 譯翻 明尤

2295



少年之友叢書

主編：容

出版：少年之友社



前記

本書原名：「卡布隆納」。(卡布隆納是愛司啓姆人叫白人的稱呼。)作者郭特雷，潘新，是一位堅毅勇敢的法蘭西人。他不辭千辛萬苦，不顧生命危險的，離開花都巴黎，跑到冰天雪地，神祕奇怪的北極去。在那裏他體驗了人們做夢都不會想到的經歷，他看到了人們從未看過的事。這書便是他費了一年的時間，用生命去換來的寶貴經歷的記載。因此，去年春天，本書一在美國出版，便轟動一時，而成爲美國銷數最多的一本書。這不只是因爲牠內容新奇寶貴。同時作者文筆淺明生動，語調幽默輕鬆，也是此書成功的特色。我希望我的譯筆，多少還能保留一點兒這些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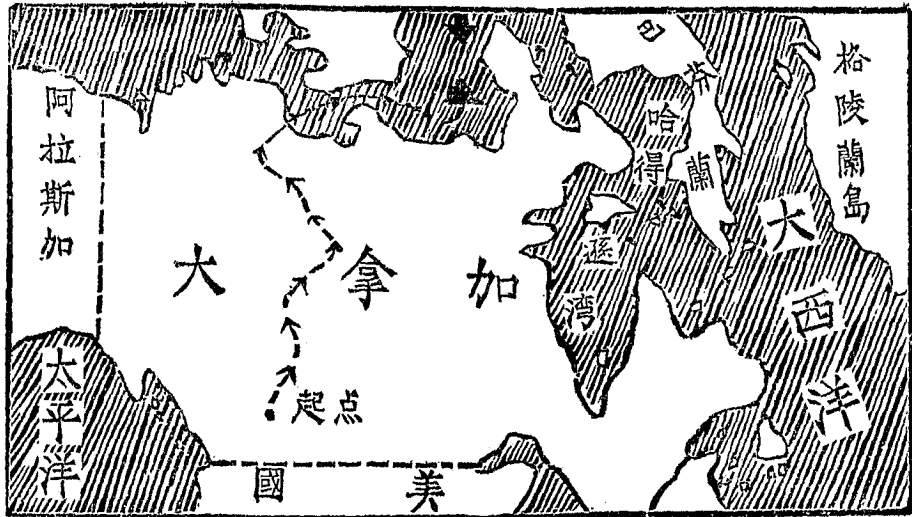
這書我從三十一年十月廿三晚八時動筆，直到十一月廿日早上八時才完稿。總共是花了二十七天半。但由於功課的關係，我並不能從早到晚注精會神地幹。我只能利用一些零碎的時間與晚上的兩個鐘頭。因此實際花費到譯述上面的時間，恐怕還不到六十小時。用六十小時來完成這樣一本二萬六千字的工作，這在老練的翻譯家看來，真未免太慢了。每小時還不到五百字。但我却着實盡了個人最大的努力。我唯一的期望只有：第一，不太糟塌原來的

株株第二，得不太使讀者失望？第三，不太使先進前輩生氣。譬如，能由此得到讀者大眾與
潮陸生勳達，聯誼同教區。那麼，更是筆者筆上的光榮與熱烈的期待！

未了，蒙簡伯峯生繪製插圖，使本書更為活潑充實。這是筆者要在這裏聲明致謝的！

尤 明 三十一年十一月底記於重慶小溫泉。

威廉王島



探險路線圖



北極探險記

尤明譯

我不記得是舖面窗櫺裏的一張照片，還是偶然聽到的一段話，第一次鼓勵了我，我只知道在巴黎那個春天以前的一些時候，「愛司啓姆」這個字闖進我心裏來，就像一個大鐘發出來的聲音般的震動了我。漸漸地我想到北極去同那些原始的人類共同生活的心願，便愈加迫切而堅定了起來。

我這種需要，最初毫無結果，只是紛擾不定的在我心裏起伏波動着，漸漸地我的世界變得苦悶起來，甚至苦悶到不能忍受。朋友們的談話，也覺得無聊無味。好像一個人人生在世界上毫無意義似的。後來，忽然有一天晚上，半夜裏醒來了，然而還躺在床上。在黑暗裏眼光的睜着雙眼。忽然間，好像領悟了什麼事情似的，這樣我便決定了我的主意了。

如是，我便走到歐伯雷神父的門口去。我正用手按他門上的電鈴，他是一個專門對那些最遠的，不很繁殖了的人們傳教的。一代又一代的，許多基督教的牧師們從這裏走到非洲，走到巴西叢林，走到北極去。

對於接見我的牧師，我一句寒暄的話都沒有講，便立刻說出了我來拜訪的目的。我要去

與「愛司啓母」人共同生活。我聽說的並不是那些住在格林蘭島受政府保護的，也不是那些住在阿拉斯加。會雕刻紀念品送給旅行者的，而是那些住在中央北極區，非常偏遠而仍舊過着原始生活的加拿大的愛司啓母人。他們居住的海島是屬於歐伯雷主教管轄區以內的。而這主教自己有一架飛機。我希望他能帶我飛到島的內部裏去。歐伯雷主教是不是能夠幫助我呢？

他們勸我寫信給主教，就在四月底我寫了，並且把信寄到北緯六十度石米斯山堡去。五月底，主教的回信來了。他老人家很高興地願意帶我去。他說：「我在七月初邊人到阿其伯塔北邊的麥克墨雷來會我罷。」

我所帶的行李就只有這封寶貴的信，同一張巴黎地理學會給我的人種學誌研究學者的身份證明書。我所帶的錢也並不比我的行李更多。甚至連計劃我都不會預先擬定一個。因為，我早就知道，在印度，在中國，在南海的生活，最討厭的就是預先有了一定的計劃。生活牠自己會順利地發展下去，比任何人預先能夠設計的還要好。

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號，我離開了巴黎。差不多坐完了加拿大最北部以外的火車，終於在七月九號遇到了白雷納主教並且同他一齊從麥克墨雷乘起飛。五天之後，在我們降落在北冰洋中的銅山之前，我們已經飛行了一千五百英里了。在這裏，我們受到了狄內蘭地神



父的歡迎，就住在他的福音堂裏。第二天白雲納老主教回去了。因為他已經幫完了我的忙了。他已把我放到這文明區域裏最後的一個前哨了。

在銅山，白人的世界算結束了。這裏雖然是很少的錢，也很可以夠用了哩。這裏有一個最北的無線電台，是政府的一個廣播站。在星期天的下午偶然地有廣播，把那些個人的消息，放送給那些分散各地傳教的牧師，警察，廚師，海灣的郵政局裏的人員們聽。在這裏有一個牙科醫生，一年來一次，後面跟着一個愛司啓姆的孩子，同他背着一架腳踏的鑽孔機。

雖然已在旅行了七千英里以後，我終於抵達銅山。可是離開那些北極愛司啓姆人居住的地方却還仍舊遠得很哩。我的最後根據地，格勒阿海港內的赫得遜海灣郵局，設在離此地東北方向七百英里遠的威廉王島上。要到那裏去，我還要旅行二千一百英里。而在北極這地方，旅行完全是一種碰運氣的事。

在未能繼續前進之前，我在銅山住了兩個星期。我與狄內蘭地神父住在一起，像狄內蘭地神父同他的客人這些白人，我很奇怪的注意他們，本來他們是要來感化愛司啓姆人的。那

其結果，倒被愛司啓姆人同化了。與他們來往的，都是那些冰冷的，散居的，坐着雪橇，談論着皮毛價錢的愛司啓姆人。狄內蘭地神父，在這兒住了六年了，他告訴我，在未得到一匹領袖狗時，一隊狗的領袖假如病了，那簡直比整個歐洲的和平還要來得重要，因為在北極，沒有四個領袖狗，一切都完了。現在他自己得到一匹了，而且常常都談到他是怎樣的勇敢。

在我們閒談的時候，狄內蘭地神父的眼光愛時常的望到窗外去，有時講了半句話，他便要跑到外面去看海裏是不是有了海豹。因為海豹就是糧食，而糧食當然比談話重要啦。住在北極裏人們的生存兩大原則，就是吃同穿。

我開始觀察這些打獵的人，這些住在北方，過着一點兒愛司啓姆人生活的白人。他們坐在雪橇上旅行，從冰裏面釣魚，穿皮毛，有時甚至於也住雪屋。但是，真正愛司啓姆人的世界，他們只能想像，却從未深入地體會過。我要到這裏來，就是要去認識那個他們漠不關心的世界。

我還沒有合式的北極衣服，狄內蘭地勸我在銅山買一件皮衣。他交代克里拉克。她是這村子裏一個最好的女裁縫。他告訴她要買一件皮衣。

這老愛司啓姆女人，露着牙齒傻笑，不斷地抽着雪茄煙，一跛一跛地同我走到商店裏去



。克里拉克像一個老練的工匠，在從事他最熟悉的工作似的，充滿了自信。跑到那一大堆皮子面前去。一半的皮子，只望一眼便丟開去了。而其他的，她都一件件的用她的指頭搓一搓，然後舉一舉試試他的重量。兩小時以後，選出了一大堆。有十七張全皮，三張白肚皮，



同三十張腿上的，所有這些都是馴鹿的皮子。另外還有一大張做靴子用的海豹的皮子，同滾邊用的麋皮與狼皮。

我們還買了一小包鹿肉，以便克里拉克把土面的筋，一根根地抽下來，然後用牙齒來把牠們絞緊，做成最結實的繩子。

所有這些東西，都給她帶到她的帳篷裏去。她連不叫我量身，便開始剪裁，可是衣服穿起來，却非常合身。

在我知道我可以由阿得雷海灣裏坐船到達離威廉王島僅僅二百五十哩的伯利河時，我已經在銅山住了十二天了。這船的航行表，本來規定她先西向到麥肯塞海口，然後東航到伯利河。這樣本來五百哩的路程，我們走出了一千九百哩，但是，我們終於到達了伯利河，赫得遜海灣。第二天，船隻又開過了阿得雷海灣，如是，我與外界的聯絡便完全斷絕了。

一星期以後，

一個叫做安古內里立的半開化的愛斯基姆人，把我裝進他的小汽艇裏，航行過了凱威廉王島。



充滿了寂靜，有塊同空虛。沒有一點生機，也沒有一點希望，只有一片孤獨。

在格勃塔海灣，我是那裏唯一白人潘地告伯生的客人。他具在郵站裏工作的。一個比我先到這裏來分派谷粒的赫得遜海灣裏的學徒，乘著載我來的那隻船，離開威廉王島了。潘地同我，站在海邊，當船移動了，漸漸駛出海灣時，我很奇怪潘地一句話也不說，也沒有任何告別的动作，在火車站臺的月台上，沒有一個人不向旅行者做着各種告別的手勢的。因為這

的二百五十個英里

。在九月九號，我

們駛入了寧靜而莊

嚴的格勃塔海灣。

在牠的死齒，躺著

一大片荒涼的平原

些旅客們不久一定會轉回來的，可是在這裏，旅客們離開便離開了，能否轉回家却說不定。

當我們回到郵局裏來的時候，濱地就忙於置身在新到的郵件當中，他已經很幸苦地做了兩天其他許多的工作了。他需要開始寫信了，讀了二頁，把他撕了開去，又折開第三封。他充滿了希望得到外界消息的熱誠，可是並不算獲信心，告訴別人他自己的生活。他心裏老是急切地問，這信誰寫來的呢？這封信呢？

忽然，吉伯生拾起一封信來，握在手裏。他很注意地把這封信，從頭到尾地讀完了。這是一封他父親寫來的信。可是，在無線電廣播的消息裏，他知道他父親在六個月以前便在愛內蘭死去了。他呆呆地坐着，我看着這情形便離開去了。這兒真是一塊奇怪的地方，死人還會寫信！這思想一溜，刺纏着我。在黃昏時分，我們各自回房睡覺去了。我還可以想見，吉伯生躺在隔壁床上，又把這信打開來，並且讀着：「我親愛的孩子……」。

我到這兒之後的第一個早晨。我站在窗口，凝望着在那一片寬廣荒蕪的原野的上空，有一個老鷹，在暴風中搶風盤旋地飛翔着。他正在獵食牠賴以爲生的雪鳥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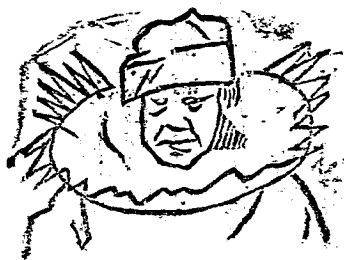
在這裏的每一樣東西，都是死亡鏈鎖上的一環。人其所以在這裏，是由於白狐在這兒。而白狐在這兒，是因為牠能夠獵食旅鼠。而旅鼠這細小的北極鼠在這兒，就因為牠有更弱小

的東西吃。在內陸也是一樣：狼追蹣蹩馴鹿，而狐狸更跟在後面來吃狼所剩下的。然後獵又來收拾清楚狐狸所拋棄的東西，熊蹲在飄流的冰塊上面，去獵食海豹，而聰明的狐狸却跟在後頭，因為牠知道北極熊這精緻的飲食家，只吃脂肪，而會把其餘的東西留下的，在狐狸的後面，接着嫻嫻而來的是人們。

在這裏，我的天地變得狹小緊實起來。在這樣的季節裏，打開眼睛一看，最多只能見到四分之一三里遠。我想，這兒倒很像一個醜惡的，荒涼的，兇險的，毫無生氣的收容所哩。

現在，我知道了。漂泊的老鷹，死亡的鍊子，孤獨的感覺。所有這些都是外界人們煩惱的事情。可是，在北極的人們，對牠們都滿不在乎。就是甚至於對於我，牠們不久也終歸趨於消滅，那些群為恐怖同奇怪的，不久便都熟悉了。雪片將變成我的保護者，暴風雪我也知道了怎樣去應付，同時死的觀念，也變成了貓兒對於火爐那般的親切同熟悉了。

可是，我還沒有遇到最大的困難哩。冬天還沒有來到哩。現在正是秋天，是一個狂風怒號，令人戰慄不安的，可怕的季节。（這是使住在北方的人們感到戰慄不安的唯一的一个季节。）而這時也正是愛司啓姆人，蹲伏在他們的篷帳裏，乞禱冬天快些到來的時候。他



們期盼冬天，正如外面的人期望春天一樣。對於愛司啓姆人，雪是他們渴望着的上帝賜給的禮物。有了雪，他們才能夠旅行；有了雪，當他們在那冰凍的海邊，一呆就是好幾個鐘頭地在等待海豹浮起來的時候，才有建築擋風的堡壘的材料。而那些由雪結成的壯大的冰塊，又是他們搭蓋房子的最好的木材。

在內陸的一些地方上，愛司啓姆人常常把他的魚叉，鎧甲，同所有冬天用的行頭，埋在石堆裏。直到十月下雪以前，愛司啓姆人是一種不幸的動物，是一種衣著襤褸的可憐的游民。當雪花飄起來的時候，破舊的篷帳給拋棄了；雪白的冰屋建立起來；野獸的皮毛被裁成雄壯的衣裳，事情完全轉變過來了。襤褸的游民便成了打獵的武士，環繞着郵局討飯的叫化，也變成了非常的人物了。

在十月初，我第一次看見海的冰凍。我看見那了些流動的海水在波濤中；山脊上以及窪谷裏，統統堅硬地冰凍了起來。

這種現象，對於生長在那很少冷到負五度以下那些地區的我，確是一種不可思議而令人難以相信的怪事。至於，對於愛司啓姆人，冰洋的凍結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現在，海已經成為他們冬天裏的大馬路了。同時，冰凍凍的海洋還是供給他們在難苦歲月裏維持生活食料的獵場。他們在習慣上，寧可在這裏建立冰屋，而不願在大陸上。因為海洋裏的冰塊，比老是

冰凍的大陸要溫暖些。

海並不在一個晚上便凍結起來，一天又上夫地，我注視着這海水與冰凍的鬥爭。那一片顆粒狀的冰塊破裂了。海水自由地流動起來。但不久冰塊又合攏起來，漸漸地海水被迫讓步了。像封凍下的陸地一樣的凍結了起來。一個早上，這海灣裏只剩下了一个小池子般大的水，深綠得幾乎變成了黑色。第二天這最後的一池子水也不見了。愛司啓姆人用他們的脚跟，很輕巧地試了一試冰的厚薄之後，便都小心謹慎地離開了陸地，搬到冰上面去，這就是說，一個最偉大的季節到來了。

這時候，吉伯生對快要來臨的冬天，已經有了準備了。最先必須從海岸邊的堆棧把煤運進來。然後把用不完的，好好的埋藏起來，使保持溫暖，因為煤要是給冰凍了，會燒不燃的。而這裏要賣一百七十幾塊錢一噸哩。每一件東西都得注意保護，否則太冷的厲害了，都會損壞的。例如電池，如果結了冰，便會失去一半的效用。裝着茄汁與醋菜的玻璃瓶子會炸裂，馬鈴薯凍了會溶化，要是再冰了下去，就會腐爛。

第一次運輸的季節，好久以前便過去了。每個人都遊手好閒的呆着過日子。然而多少還有一堆堆的雪，可是現在要旅行，必須屈屈折折地跟着雪塊漂流，走六十七哩要花廿五天。但是愛司啓姆人，是從來不須要計算日子的，他們其所以努力奮鬥，完全是爲了生存。



一個各賦烏他克的楚德漢里克的土人，要去做兜裏白狐的買賣，於是便把我帶了去，深入到我司啓姆人營幕旁邊。我爲了討他歡喜起見，不得不做一些苦工。當我們要離開他們的營盤的時候，郵站周圍的雪已經凍成十層高了。

潘地教我如何得到糧食。他說：「告訴你怎麼樣做罷，你先磨豆子，米同鹽醃的豬肉，煮成濃濃的湯汁，然後把牠倒在門口的木板上，一會牠們便冰凍起來。再用鎗子把牠們敲成碎塊，然後收藏起來。當你出獵或是旅行時候，把這些碎塊溫暖起來，你的晚餐便算齊備。」

就用這樣貧乏的糧餉，同由一個略有知識的愛司啓姆同人陪伴着我準備深入愛司啓姆人的世界裏去。

愛司啓姆人的雪橇大概是十二到十八呎長，六到八吋高。牠那個滑底板是鋼的，但是純鋼也不成，因爲雪會黏附在鋼板，而阻礙了滑行。爲了克服這個困難，愛司啓姆人便在夏天從湖底挖出泥土來，用海豹油點的燈把牠們煮沸來，當牠們凍着的時候，便塗在滑板上，等牠們冰凍了以再用後一個鐵銼把牠們修整平滑起來。然後愛司啓姆人，噴一口水在一

塊熊皮上面，很快地把滑底板在上面流過，便得了與用泥封了的滑板一樣長的熊皮了。

當你噴一口水時，便可得到一層薄薄的冰衣，因為水立刻便會凍起來的，你可以用指頭來摩擦使雪變平滑。

當滑板給冰凍結起來後，雪撬重量增加了就會妨害了狗的曳引。那時狗會拖得生氣的，但是如果換班，牠們不是很兇地打起架來，便是躺着不肯再動了。

當什麼東西似乎都準備好了的時候，烏他克忽然發覺雪刀還留在小屋子裏。這吃飯用的工具，建造雪屋時，攻擊北極熊時都不可少的工具，不能不要。如又是轉回去取來然後又發現漆封了的魚叉，也忘記了帶，如是把牠也包裹起來。烏他克從頭到尾地仔細地檢查雪撬，什麼都妥當了。可是過一會，茶壺呢，這件東西怎麼能忘掉的！

爲了裝載這些東西，花了好幾個鐘頭，我站在旁邊，感到要準備這樣久，十分厭煩，忽然間，雪撬開動起來，我跟在後面滑跑着，烏他克一面跑一面鞭着拖雪撬的狗，我很趕趕上去，然而却不行。當我跑得連氣都透不過來了，他才把狗勒住停了下來，當我喘氣連天的時候他嘶起牙齒向我狂笑，好像把一個白人弄成了這狼狽的樣子，他很感到快樂似的。我們只離開郵站二百碼，可是在我，却好像已經走到了另一個星球裏去了一樣。

實在這一次旅行算最平安不過的了，但是我們還是不停地無時不在工作。這裏要繞一綁

鬆了的繩子囉，不然一半的東西都要掉脫下來啦，注意警照狗囉，他若果蹲伏到地面去，馬上就要抽他幾鞭，當心撞上了石塊囉。不然滑板上那包着的一層薄冰會破碎的。這就如同坐船一樣，雖然天氣晴朗，沒有發生事情，可是一個水手仍然老是忙不過來的。

我儘量使我與這雪場，這風景合成一體。最奇怪的是，在這裏簡直沒有顏色可說。我發現，雪並不是白色的，我覺得這裏只是一片朦朧寬廣無邊的灰色世界。這裏也沒有劃分天地的水平線，天和地是混然一體的。這裏也無所謂近景遠景，除了無數的冒着煙的雪花，像鷄毛似的在風的前面滿天飛舞而外，什麼你也看不見了。

終於，我們在這一片滿是灰色棉毛的世界裏，迷失路途了。寒氣裏飛滿了旋轉的雪花，變得異常濃厚沉重，在雪場上看前面的狗，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子。我把兩隻眼睛閉起來，兩個眼皮蓋像蠟封了似的貼緊了，雪風好像把我的臉撕成了碎塊，我的頰與腮好像給燒紅了的鐵炙焦了似的，感到辣燒燒的痛，我覺得我的肉完全僵硬了。

我的靈魂都震慄起來，我準備只有犧牲了。這裏，自然太過強悍而不能抵禦了。烏他克轉身向着我，我心裏以為他一定是說：——完了，我們迷了路了！可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只說了一句：「請借你那煙斗我用一用，」他抽了兩口之後，退還給我說：「很好」，同時還笑了一笑。

當然，我應當知道，他是用不着着急的，他是一門愛司啓姆人。一個愛司啓姆人假如迷失了路向，他只不過在那已經存下的許多雪屋之外，又建造一個雪屋罷了。在雪屋裏他得安然地睡覺，直等到暴風雪停止了為止。

現在，烏他克一會跑到前面去，不見了，一回又匆匆忙忙地轉回來。他撲在地上鼻子碰到地面，很專心的在窺探，他很快地從左爬到右，又從右爬到左，他努力想在暴風雪裏，找出雪積的痕跡來。我心裏想，真見鬼，除了從那死亡的世界裏跑出來一轉雪橇，印着兩英寸寬離開八英寸的車輛痕跡而外，不然，他絕不會找得到的。可是。真奇怪，烏他克用他的腳後跟，挖進新堆起的雪層裏去，竟給他找到了痕跡，如是他一直跟着前去，注意兩傍的路標，如是他便像一個農夫在他自己的家裏一樣，什麼是折斷了的樹枝，什麼是給雷電擊倒了的橡樹，一點一滴地記得清清楚楚。

天快黑的時候，忽然三點微弱的亮光，刺破了這灰色的簾幕。呵！雪屋！從他們那半透明的雪牆內，可以看見那閃着微弱光亮的海豹油的燈光。這就說明了裏面住着有人。我曲折折折的，爬過了四個彎曲的隧道，然後走進了一個雪屋。

可是，天啊！這是一個雪屋嗎？到處都薰滿了煤煙，到處都是那由海豹油燈與人身體上發出來的暖氣所凝結成的濕氣？在這模糊昏黑的燈光下，男人同女人們蠕動着。那氣味臭得

簡直全無難以相信！我簡直是在一個棕色野熊的巢穴裏，在一個類人猿的窩裏！

我從沒有進雪屋來看過，居然這樣污濁！許多冰凍了的肉食，就像堆死屍一樣的堆在地上，四處都是海豹的血痕污跡，發爛了的魚頭丟得滿地。一個愛司啓姆人，老是不停地在隧道進口處跑來跑去驅逐野狗。那些狗發出的慘叫聲，就好像在地下室裏謀殺了一個人似的，弄得空氣異常恐怖。

甚至於到今天，我還是不能夠解釋，何以那時我能夠在一個月之內習慣了那種生活。對於不重要事情的記載與忽略了愛司啓姆人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這對於我是不智的。

很幸運地，那時候我並不怎樣會想，許多事情只擺在我眼前，從不跑進我腦裏去。我的箱子是勉強拖進來的。可是肚子餓的時候，我不能找到白色的糧食，我吃些什麼呢？吃那些雪藏着的，冰凍了的，在他們嘴裏嚼磨得發響的，討厭的魚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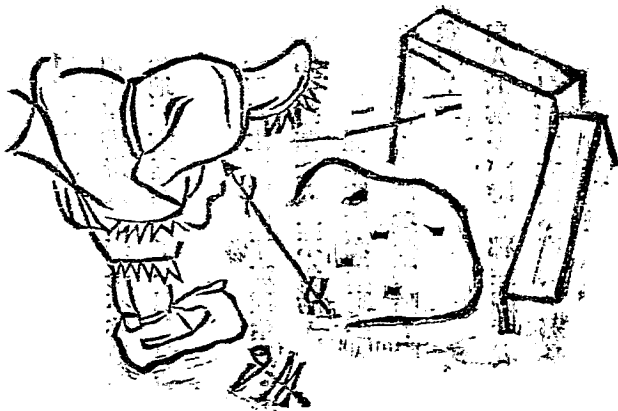
屋主們看到我這樣一個「卡布隆納」（愛司啓姆人叫白人的稱呼）時，都注視着我。他們見我不給一些好東西給他們吃。他們雖不說什麼，可是心裏已經老大的不高興，那是無疑問的？我這裏也老大的不舒服，一點東西都沒有吃，我便爬進我旅行袋裏睡覺去了。

我們六個人，在只能容三個人的雪屋裏，橫睡在一排上。我連衣而睡，可是愛司啓姆人，却脫得精光的睡在鹿皮上面。就像與野獸一同囚在籠子裏一樣。天花板上整夜地滴水到我

臉上，而我又不能移動一下，避開牠，因為我們一個擠一個的逼得太緊了。那真使我痛苦極了！睡在我身旁的烏他克的兄弟，整夜地把一個錫壺拖過來，又推開去抓東西吃，就在我鼻子傍邊把東西吃光了。在一個角上，一個老女人整夜地咳嗽化痰。在一種極端沮喪的情緒下，我結果睡着了。

第二天，烏他克在他雪屋的旁邊替我專蓋了一個雪屋。與他的連通着。新雪屋是很舒適的，雪堆都粉飾得平平的。內部是這樣的潔白乾淨，甚至每一個人都擔擔心把牠弄髒了。可是我的雪屋並沒有舒服安靜得多久，因為愛司啓姆人不久就像一個征服者似的侵略進來，坐在我的雪坑上，打噎，談笑，吃魚，隨地吐骨頭，把每一件東西都弄髒了。

我陷入一種無助與絕望的情況當中。兩天以後，我的景况變得更壞了，我的雙手給凍壞了，我會經同烏他克出去打魚。跑到離開海岸半英里遠的地方去，他在冰



塆上面挖了一個洞，又在旁邊用三塊冰起了一扇風屏，然後跪在鹿皮上；在洞底的水裏面設下一個陷阱，來引誘魚，當魚走近了時，他使用一個三頭叉去叉他們。他是多麼忍耐而緊張的守候着洞口啊！細小的魚從他喃喃自語的當中，一不留心地便穿過去了，這使得他暴躁焦急起來。他完全像一個科學家似的貫注全力於一件事上。在一件填滿肚皮的事情上。

假如我沒有給寒冷所苦的話，我是很願意同他一起在洞口守望的。可是我的指頭，在手套裏燒辣辣地發痛



中

在外面站上幾個鐘頭時，更痛得受不住終於我們站起來了，我脫下手套一看，我的指頭完全腫大了。三天之後，牠們仍然像木頭似的，毫無用處。我連抽一根煙都不能自己抽，痛苦得真要命！這樣我被鎖在雪屋裏一連好幾天。

我躺在我的雪坑上，從我們雪屋開口的地方望出去，看着他們婦人家的生活。烏他克的老婆烏那納克，在用她的捕蟲器在捉蟲子。那東西是用一根很長的鹿骨，

在頭上黏上許多北極熊的頭毛而做成的。這東西似乎對蟲子有特別的吸引力。看烏那納克從熊毛裏抓出蟲子來，然後放進嘴裏用牙齒咬碎牠，這也是一種極為別緻的歛穢禮。

烏他克的母親，梁科納魯克，一個不成樣子的女人，整天都坐着刮皮子。這是愛司啓姆人永遠也做不完的工作。因為雪同水常常浸透進他們的衣服與睡毯裏面去，使得他們變得又冷又硬。



梁科納魯克，盤着雙腳，坐在油燈前面，彎着身子，用兩隻醜陋的手，一面喃喃自語，一面不停地刮着皮子。當弄好了一塊時，她無力地把牠拋在一邊，然後滿跚地走到皮子堆去拿出另外一塊來，用兩隻手拖着走回來。

她有兩三種不同的工具，可以用來工作，但要真正使皮子軟和，還是要用她的牙齒來咬，當梁科納魯克在一件皮子上完成了各步手續時，那塊皮子便潔白柔和得像手套一樣。當我一覺得好過些，同時知道我的手指不會斷掉時，我立刻決定讓烏他克隨便帶我到什麼地方去，而不願轉回郵站了。至於他何以也願賭他的命運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雖然每天去打魚，而魚太小了，不易捉捕，因此不能夠維持生活。

愛司啓姆，這很能幹的游牧民族，這優越的海上獵者，完全受糧食的驅使，而活動在幾種不同的生活圈子內。當在河裏捕捉北極鮭魚的時期過去了時，他們便跑到湖裏去，從冰的下面去捕魚，獵取北極狐。當冬天到來，冰塊太厚不便捕魚時，他們不得不遷移，因為他們家庭裏人口與狗的糧食消耗，快要到五十磅一天，這數量一般都還很難維持的。因之，他們生活的另一面，便不得不跑到海上獵取北極熊了。然後春天來了，馴鹿都遷移到北方去，人們互相往來的季節開始了。到秋天，河裏面的魚也回來了。

就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沒有旁的地方更像此地一樣，季節能夠那樣準確而一定的，安排下了人們生存所必須做的事。然而愛司啓姆人對這貧瘠苦難的陸地，還是毫無怨言哩。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土地，是他們無比的王國。所有這平原上的馴鹿，是他們的；湖裏面的魚，海裏面的海豹，也是他們的。沒有人來同他們爭論這些東西的價錢，沒有強盜闖進來偷他們那少得可憐的財產，同奴役他們的子孫；也沒有軍隊來侵略同剝奪他們在這雪地上的主權同利益。盜竊在這裏是沒有的。他們可以不需要東西都封存在雪屋裏，可以把捕魚的用具豎在雪屋上，當做路標，這樣就可以在跟踪打獵時，省去許多要照顧道路是否安全的麻煩了。

看他們怎樣的把傢俬裝上雪撬去吧，每一個人都幫助其餘的人，他們從這架雪撬跑到那

一架，他們是多麼公正真誠地在共同勞動啊。在那長大的鞭子，尙未在空中發出尖叫，雪橇尙未開動之前，他們是多麼興高采烈地談笑同喝帶他們那最後的一杯茶啊！這使我深深感覺到，這才是真正的原始的共同生活啊！這是我第一次發現，愛司啓姆人很有些引人注意的地方。而在他們的生存當中，有一些東西，就是文明人也要羨慕不置的。

就說我們這一次出發罷，就是一件夠希奇的事情。雪橇上堆得高高地，狗在前面拖着這笨重的擔子，一面吠叫，一面喘氣，婦人們都在前頭不斷地手舞足蹈的興奮地大叫，而老女人就與行李高高地網在一塊，她們不斷的呻吟，好像她們的老骨頭就要斷了似的。

我們第一站歇在捕魚的帳篷旁邊，在那裏每一個人都把他的貯藏·石塊給搬開了，貯藏品出現了，有一大塊很厚的用斧頭斫下來的冰凍了的魚。如是有許多事情要做了：把老女人放下來囉，因為她的筋骨疼痛了。喂小孩的奶囉，清理狗頭上面打扭了的繩囉，喝茶囉等等。此後男人們，啣着烟斗談起聊天來。愛司啓姆人是從來不會感到茫無頭緒，空虛徬徨的，因為他們的生活太清苦，他們的閒暇太可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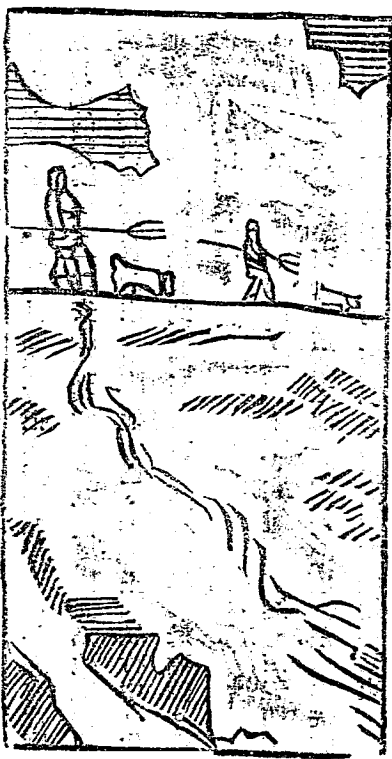
貴了。而在我們的文明世界裏面呢？除了農夫與工人而外，如果沒有一小時的閒惰，我們便不會得到一點快樂。

愛司啓姆人的動作，常常是很衝動的。假如他們決定要喝一杯茶，就是停留在大風雪裏，也像毫無事情一樣。在中途多遲延了一會，只不過在營篷裏多過一夜罷了。並沒有別的什麼問題。如是雪纔停下了，空箱子側轉身倒放起來，一個古老的火爐便在裏面生起火來，茶便立刻煮好了。那時的風也許會把你撕成碎片，可是那有什麼關係呢？牠並不能阻止烏那納克同她的婆婆享受一個安靜的茶會，也不能夠阻止烏他克去來回地推動那小雪車，使坐在裏面的小孩快樂得尖叫起來以娛樂他自己。在海上的航行中，你可以看見許多海豚在滔天大浪裏遊戲作樂，你會驚異到牠們怎樣能夠玩得那樣輕鬆熟練。愛司啓姆人在冰雪裏就如同那些海豚們在波濤裏一樣。

四天之後，我們來到了一個閉塞的營盤，那裏有四五間雪屋。我並沒有被派去作許多苦工，然而在這營盤完全被佔領之前，我的雪屋已經差不多快完工了。我一半的糧食，兩小時之內便完全準備好了。烏他克他自己去照管那些獲得的東西，他給他自己分派的工作是分配那些東西給大家，而對於我呢，他們客氣得很，隨便我要多少便拿多少，他們這樣自由大方地給我如此的款待，真使我感到非常愉快。他們只用手膀輕輕碰一下我，然後輕輕地說：「

「喂，你看孩子們要吃菓醬了。去拿些給他們罷。你把牠放在什麼地方去了？」或者這樣說：「你所有的烟葉都在這裏了嗎？你是一個白人，難道沒有更多的了？」

在獵取海豹的時候



地。忽然間，一條狗在牠軌道之中停止了，鼻子裏不斷發出「嗯嗯」的聲音，這就是說牠已找出了海豹透氣的氣孔了。

每一個海豹都有許多這樣的氣孔。當別的地方都結了七八尺厚的冰塊時，海豹所呆的地方，因牠常常浮上來呼吸空氣，不斷地擾盪着水面，因而氣孔周圍的冰是很薄的，誰要是冒失的走近去，他準會陷落到水裏去。

一當這雪蓋的氣孔找着以後，愛司啓姆人使用一根鋼絲，綁在他的三頭叉的頸部，然後鋼絲的另一頭，緊緊地絞在他的手上，這樣他就在靜靜地等候着屠殺。

但是這屠殺也許會長久的拖延下去，而不能實現的。海豹有好幾個氣孔，而他浮上來換氣，也許幾點鐘一次，也許根本就不來。我曾經遇見一個獵人，曾經頭在下，屁股在上地灣着腰注精會神地，一點聲音也不能出的（因為海豹的聽覺是很靈敏的）等候了三天，還是一點效果都沒有。有一次安哥，郭菲在伯利河打獵，空起手回來。一個愛司啓姆人問他：「你在洞口等候了許多時候呢？」郭菲很委曲的回答他說：「等了冷冰冰的四個鐘頭！」愛司啓姆人很嚴肅地望着他說：「就是四天也不算長啊！」

屠殺如果成功了的話，接着來的便是吃。有一次在獵海豹的旅行中，我參加了一個住着三個愛司啓姆人的雪屋。一天晚上，我們滿載而歸之後，先用了一些茶點，然後：我不知道那時是什麼時候了，我只記得我打瞌睡醒來以後，我看見三個愛司啓姆人，同牆上給後面搖曳不定的燭光照射而成的三個巨大的黑影。三個人都身軀向前的跪着，除了他們那貪吃的手而外，一點也不動。在他們的前面，有一個裝滿了一大塊一大塊的海豹肉的巨大的盆子。他們正在大吃酒席哩。每一個人的嘴裏嚙了一大塊肉同時手上又都拿着一大塊，甚至嘴裏面那一塊還未吞下去，他們的手又在盆子裏面摸索起來了。雪屋裏面充滿了海豹的腥味，野蠻的



氣息與狼吞虎嚥的聲音。從我睡覺的地方，正好看得見他們的側面，他們臉上都閃着肥膩的油光，流着通紅的鮮血，他們那低而平的頭蓋骨上面，鬆鬆地披著頭髮，還有他們那強大的牙床，使我深深地感到，我是生活在石器時代裏。

在經過了的許多地方，我已經遇見了好多稀奇古的事情，可是，在這雪屋裏，我所見到的比以前所有的都要更奇怪。這三個人像野獸般的，咕嚕咕嚕的在吞吃的這一堆肉，至少有五十磅吧，他們一面吃，他們的牙床便一面磨得「喀啦」「喀啦」的響，他們一面打着飽嗝，一面用舌子舐他們那給血染紅了的手掌，用嘴巴吸吮他們的指頭。他們遠

繼續地吃，繼續伸出那猩猩般的臂膀，用那難看得不成樣子的手，一點一點地抓來吃，以前他們是狼吞虎嚥，現在是慢慢的咀嚼了。他們已經好久不割肉吃了，因為在他們嘴裏面的就海豹骨頭，夠他們慢慢地去磨碎了。他們的牙齒能做些什麼事，我已充份地認識了。當一個油桶的蓋子，不能夠用手把他擣開時，愛司啓姆人只要用他們的牙齒咬住一拔便輕巧地打開了。他們那深硬的牙床，可以磨碎任何堅硬的骨頭。假如我要是同愛司啓姆人打架的話，我最怕的就是他會用他牙齒來咬碎我的頭壳。

我離開這閉塞的營幕，回到洛培垵海港之後，過了幾天，我知道我的一個同胞亨利神父，在伯利海灣的愛司啓姆人當中，他負有傳教的使命。我決意要去看他，一個土人答應了在他兩隻狐狸的代價之下，帶我去找他。



當你一開始同愛司啓姆人打交道時，他總是堂堂皇皇地擺着那堅定而又愚蠢的驕傲。你問他的狗嗎？他說他的狗是這兒從未生過的第匹好狗。你若問他熟不熟路，他會說，你不要愁，世界上沒

有第二個人比他更熟悉。

那麼到伯利海灣要走多遠的路呢？讓我看：他用指頭一個一個地算着。兩個雪屋，三個雪屋，四個雪屋……每一個雪屋就等於在路上要住一夜。當他一面算的時候，他一面釘住

望你的臉，心裏想，我要說好多個雪屋，才可以把這個白人嚇倒呢？一算總共是八晚九天。結果，我們真的走了十七天。

後來我起身了，由蕭吉利做嚮導。我們沿着一條冰凍了的河走，在冰的上面，我們或推或拉的使雪橇前進。天黑了我們便停下來，我有機會慢慢地考量這個人了。這野傢伙像一個猿猴似的站在那裏，毫無思想，圓而厚的肩膀，他的雙臂鬆散地下垂着。長長的鬍鬚掛在嘴上面，癡笑起來就像一個女孩，這一面不停彎曲他的指頭。當我跑到狗的前面，背向着他時，他使坐上雪橇去，當我回頭望他時，他又敢忙跳下來。這傢伙笨極了，行動極其遲緩。而且有一個令人極其討厭的樣子。

可是北極永遠是一個富於教訓的地方，那極其艱苦困難的氣候，就是給你許多教訓中的第一課。對於蕭吉利，我是十分感到苦惱與討厭。但是，一天，暴雪風括起來了。我立刻忘記了我自己，而且覺悟了只有他和我，兩個人合力奮鬥，才有生存的希望。

離兩點半鐘的時候，忽然一陣每小時行五十英里的風掃起來，把我們包圍在雪的牆壁裏。會兒所有的狗除最近的一匹外，都埋在濃霧裏看不見了。狂風從四面八方打過來，把雪掃拋弄得像一根稻草一樣。從風裏面，還帶來了奇怪的，莫明其妙的呼嘯與號叫的聲音。

我們立刻停下來，趕快盡我們力量所能做到的蓋一間雪屋。現在蕭吉利在工作上告訴我

了，他是一個多麼令人敬佩的大人物啊！這時這粗野的沒有思想的傢伙，變成了一個動人的建築家了。他沉着地抽起他的煙管來，用他的叉子，去刺地面選擇那最堅硬的雪塊。



蕭吉利很小心地把第一排雪磚，削成適於排成一個圓形。狗兒們立刻衝進去以求掩蔽，他用腳把牠們踢開了二呎，總算攆開去了。如是他站進牆壁的中間，不到工作完畢，你不會再看見他的。較高一層的雪磚，要先在他脚下斫好以後再安上去。去運用一塊易碎的雪片，去創造內面使牠斜度合式，去減少雪片的容量使牠速成，這種種都需要一種特殊的技巧。因為在暴風雪中，逼着你非趕快不可，可是，所有這一切，蕭吉利都能夠輕巧地完成了。

他沉着地繼續工作着，那些對於我像是兇難的事，在他看來不過是些日常瑣事罷了。當雪屋差不多完工時，我爬了進去，很逗促的靠在牆上。蕭吉利把最後一塊磚鋪好以後，然後走出去把狗從雪裏挖出來，喂牠們。把我們的用具財產都埋進雪裏去了。最後他走進來，安靜地拍拍他的皮衣，生下來，脫去了皮靴，然後躺下來望着我。

他已經證明了他自己比風暴還強硬。像水手在海裏面一樣，他曾經好多次地安穩地遇到

了牠們，牠們已不能使他所感動了。牠們再不會改變他生活的節奏，一小時以前，他那種死氣沉沉的迂緩與遲鈍，還使我感到極端憤恨與苦惱。可是現在，那遲緩已變成了一種尊嚴了。在這暴風雪的當中，這冰天雪地裏的農夫，用他那極端的冷淡，告訴了我他心靈上是何等的和平與寧靜。

走了幾天之後，終於到達了伯利海灣的愛司啓姆人居住的地方了。他們之中的一個，帶我去看我所要找的人——亨利神父。當我們快目的地時，我的這位嚮導，急急忙忙地在前面，散佈白人來的這驚奇的消息。這塊地方在近百年來只到過了三個白人。

我們繞山走了一週，看見那個來接我們的人了。一個骨瘦如柴的高個子，身軀細薄得好像看得穿似的。像所有修行的人一樣，亨利神父給別人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坦白真誠，一點事情也不能包藏。在他皮軟帽的下面，閃耀着兩個很有精神的，像小孩似的發光的肥珠了。一撮相當長的棕黃色美麗的鬍子，在他皮外衣上面飄揚着。

亨利神父把我帶到山邊的一個木門口，推我在前面走進了他的山洞，這裏地皮沉在一百呎的下面，溫度經常在零下五十五度。愛司啓姆人決不願意住在這裏的。一個雪屋要比這裏溫暖得好幾倍。在黑暗裏兩海豹油燈，發出微弱的亮光。左右手邊放着一個架子，架子上面有一盞煤油燈，一把愛司啓姆人的圓形小刀，一塊破布，一個空的煙草盒子，同一盒鹽。對

着門一直往前走，有一鋪床。床與門之間大約離開了四分之一或是二分之一一呎。

這床用單薄的鋪板做成。上面鋪着兩張麁皮。亨利神父就睡在這床面微傾的床上。右邊地裏面有一個洞，那就是對着我行幸的地方。

亨利神父

說：「這輛箱
子就是你的床
，假如你能夠
記着打開那個
洞，你一定會
覺得很舒服的
。」

亨利神父

去的事情了。他說：「那些東西，在此毫無用處。」當你每天早上一起身唯一的食品，只是一塊冰凍的魚肝，刀叉碟子又有什麼用呢？墨水都是冰凍的，他又怎能用自來水筆呢？揩嘴手巾嗎？他將凍得像一塊板子，唯一能做的事，只是用舌子去舐乾淨一個人的手指，而他也



已經感到受前
的白人應有的
體貼了。他腦
筋裏所繫着的
事物，還是他
第一次帶來的
東西，現在呢
，已經成爲應
該忘記了的過

的確能夠很自然地做到了。

當我打開了包裹，把我的禮物送給他時，他站在榜邊搖搖頭。他已經不能夠再吃白人的食物了。甚至於連米都不行，他不能夠消化這些堅硬的東西。他說：「現在，冰魚是最好的東西了。牠能使你溫暖」。六年了，他完全以吃冰魚爲生。牠是有很多的汁子的，不只給你腹內許多溫暖，而且還能使你滿足。

我不管他這樣地打破我的興頭，我還是繼續打開我的包裹。這是乾牛酪，我將自己吃完。這是雪茄煙，有一個在利浦斯的比利時牧師，最喜歡抽雪茄，如是他們把牠放在一邊留着給他。這兒是煙斗。可憐的亨利神父，以前他唯一的享受便是時常銜着一個煙斗，再是自從畢肖僕主教要求他的傳教師作充分的犧牲時，亨利神父連他的煙斗都犧牲掉了。至於對於我那些其餘的禮物，他把牠們都放在一邊，毫不關心地說：「很好，很好。」他給我的感謝，就是一種對那些禮物覺得並無用處的感覺。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時，正是六點鐘，昨晚睡得非常不舒服，我的兩條腿都不能夠伸直。亨利神父早就起來了，爲了拍驚醒我，一點也不動地坐在床邊，喃喃地一個人在禱告。現在我醒來了，他把煤油燈同空草烟盒推到一邊去，準備他的祭壇。爲使他禱告方便起見，我不得不蹲在一個角落，讓出些空地地方給他。

亨利神父說：「主啊！」然後灣起頭從屋樑底下轉向另一邊又說：「祝福我們！」而我從蹬着的地方上，也接過去說：「解除我們精神上的痛苦罷，主！」

當他靜聽這些大人之中的一個在懺悔時，他的位置正是在出路的口子上，而這一幕是在像玻璃球一般的海豹眼睛之下發生的。在這非常黑暗，零下五十五度的地方，這兩個人必須跳着，互相埋怨。

那一整天我都感到疲倦與寒冷。我睡在我的行囊裏，不斷地喝茶。當亨利神父與我同喝時，我們便閒談起來，亨利告訴我，他過去有過一個很壯麗的狗隊，他覺得很自豪。

他說：「我越研究這些狗，就越發了解人。因為他們有同樣的缺點，同樣的性格。這兒的狗與我們家裏面的，是多麼的不同啊！牠歡天喜地的與你開玩笑，時常都是嬉皮笑臉地在你四週跳躍。然而我知道牠們快到一星期都沒有東西吃了。可是牠們還一樣的穩定歡喜。從不發出一點痛苦的嗚咽。晚上沒有喂牠們一點東西，牠們還是一樣安靜的睡下去，似乎牠們從不希望過得好一些似的。」

我對他表示懊悔，我因為不很熟悉愛司啓姆人的語言，因此當他們談論到狗的種種好處時，我一點也聽不懂。

亨利神父說：「他們的語言有一個美好的傳統，可是無論什麼時候，他們談話時，總愛

吞吞吐吐的留一點後路。例如：當一個愛司啓姆人從外面打獵回來。有幾個人到他雪屋裏來拜訪他。他把雪橇拿起來，打去身上的雪，然後把衣服脫下來，在這期間內，誰也不說一句話。然後，記起了他們是在等他說話的，他說：「那些狐狸呀！簡直沒有法子得到他們」。停下來好半天不響。「而且，我一個老人家了，我也沒有辦法打得許多」。接着又是沉默。最後，好像對他自己一個人說話似的：「可是，我今天打得了三隻。」

我告訴亨利神父，不管我要求我的嚮導是多麼的懇切，來到伯利海灣，這是經過了許多的困難。

亨利神父笑着說：「你結果到了這裏，總算幸運的了。當我必須打發一個雪橇去作一次急速的旅行時，我叫了一個愛司啓姆人來說：——我想派你到利浦斯海灣去。這需要去你許多時間的，你還年輕，也許你不很熟悉道路，也許你的狗對於你沒有多大用處，可是，沒有第二個人更合式，所以還是你去走一轉呢。」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這個愛司啓姆人轉回來了。

亨利神父問他：「好呀，事情怎麼樣啦！」

這人垂頭喪氣的。事情經過極壞。而天氣比他所預料的更壞，狗隊的當中又病倒了一個。此外，還有許多困難，他一件一件地把他詳細數了出來。但是，他仍然在十二天之內走了

一個來回。他知道，亨利神父也曉得這算是速度最快的一個旅行了。

亨利神父還告訴了我一件事。他說有一天一個男人走來看他，像平常一樣喝了茶，靜默了一陣之後，他突然說：「今天，我在冰上救出了一個老女人來。」

那女人就是他自己的母親，是他把她丟到海邊讓她給冷死去的。他接着解釋道，他很愛她，他素來都是很孝敬她的。然而她很絕望地睜了兩隻眼睛，年久又這樣的老，一點事情都不能做了。所以他們全旅同意，要他把她搬到冰凍的海岸邊讓她一個人餓死去。

亨利神父說：「靠上帝的幫助，我時時都想把這些事情改變過來，把他們這樣處死的辦法弄緩和些，然而很困難。他們的坐落太辛苦了，而且全部都是物質方面的。假如他們懂得我們的語言，他們一定這樣說——這是事實問題啊——而那個男人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兒子，在旅途上他傳不斷的照顧這些老人們，常常跑到雪牆邊來看這些老人是不是溫暖，看他們是否肚餓了而要吃一點魚。可是到後來，這樣的日子終于到來了，雖然年輕人對老人們的負擔，從來沒有怨言，可是他們再也不能夠像往常一樣的尊敬老年人了，他們只好讓老人們留在冰天雪地裏。老人們也毫不抗議地服從這種處置，有時他



們甚至首先自己這樣提議，來完給他們的生命。

後來我離開了亨利神父，去參觀伯利海灣全部流域的冰上的居民的生活。

當我們從這座營盤到那個營盤的走過時，我完全被這裏雪屋的寬大與壯麗嚇倒了。在這些營盤裏，我看到一種公共的建築，那便是三個雪屋都通到中央一個共有的休息室。每一間雪屋有十二尺直徑的面積，住着兩家人，都點着兩盞海豹油燈，每一盞燈幾乎有二尺長。所有這些高等社會的奢侈，我們都可以解釋說，是由於海豹過多了的緣故。



這裏像音樂中插曲般的小事情，在每一個人的生活當中隨時地發生着：睜開眼睛起來，第一件事便是收拾燈盞，然後餵小孩子的奶，給男人們同狗吃東西，再就是去打獵的嘈鬧的告別聲，主婦們的閒談，同收拾家務，回頭

天快黑了的時候，夾在「汪汪」地狗吠聲中的，是男人們的豪語同拖運海豹的聲音。最後，
「喝茶」男人們開玩笑，大笑，在等候他們燒滾了的茶，復慢慢冷去的時候裏，大家都割下一大
塊肉來，這時候，他們真感覺到，他們是天下最優越的人類了。我在這裏所看到的事情，是
很少人能見到的。像這樣一種原始社會的生活，我敢說也沒有旁的地方，再能夠看得到。他
們這裏的一切，若果同西方愛司啟姆人的半開化的生活，以及同威廉王巔上那些部落的悲慘
窮困的生活比較起來，那簡直是太繁榮，太富裕了。

他們給我的優待，正如他們生活的文雅一樣的深深地感動了我。我一走進雪屋，我的衣
服便給他們拿去了，長靴與套襪也給脫去了，他們把牠掛起亮乾來。我的到來，好像是他們
全家的光榮似的。當他們把我的衣服亮乾了，刷乾淨了，弄軟和了，交一個小女孩送來給我
，她那嬌羞的樣子，很令人着迷哩。

我第一次去探望一個營幕，在我坐到冰坑上還不到五分鐘時，就聽到隔壁雪屋裏放蕩地
大笑聲，我把身子轉向前面，看過去，正看見了我自己的偶像，衣克西法麗他克的老婆正在
摹倣我的樣子。在那裏我生活上的舉止行動，是過鈍的，神經的，我說的語，譬如：「我要
同你們買東西」，或是：「我不要，因為牠不好，我想要……」，等又是唐突的武斷的，同
時當我這種唯一表示我意見的兩種說話的方式，要是一時弄錯了時，更使得他們大笑不止。

我這樣一擺在他們國土內單單的一個白人，還要對他們使用權威，發命令（我要怎樣，怎樣），這觀念在他們看來，是太滑稽而可笑了。

他們的奉做價值學到我說話的腔調上面來，而且學得這個像，使我都聽呆了。當巨大的白人，以為他們是各地的主人似的來到這裏時，他的神經質，急躁，同愚蠢的驕傲等性格上的缺點，都被這些人們立刻拿來當做開玩笑的資料。而我也跟着笑起我自己來，這使他們覺得有些詫異。

要回到原始的生活所需要的時間是復短的，現在我已經不再感覺到文明的附屬品的需要了。每天要換一件襯衫的感覺，在我心裏已不存在了。我現在已經愛吃冰凍的魚了。尤其是在他剛剛冰凍起來的時候，因為那時他還保存着他的原味。可是在法國的時候，若實說我所愛吃的魚，我不知道有多少。

此外，享利神斧是對的，他說白人那樣規定的飲食，在這種氣候之下是完全不適用的。衰弱了的體質，吃東西固然可以溫暖，然而那是暫時的，那溫暖一會兒便過去了。冰魚糕不同了，你當時不能感覺到他的熱力，可是二十分鐘之後，牠開始使你溫暖，一直溫暖好幾個鐘頭。至於生肉呢，牠食有多量的維他命，如果吃冰凍了的生肉，你更可以充分地吸收那營養素，就甚至於艱苦地旅行了一整天，牠的作用仍然沒有消失。有時甚至吃起腐爛了的肉來，你也

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美味的食品。亨利神父承認：「我起初同你一樣，但是有一天，我偶然吃到了一塊腐爛了的肉，我對我自己說：『嗯，不壞！』從此新鮮的肉吃起來，竟好似毫無味道了似的。」

亨利神父同我一開始便復合得來。在這靜寂的世界裏，我們無拘無束的談話，使得我們更加親密起來。有一次我問他，他是不是感覺到他的生活太枯燥無味呢？」

他回答說：「啊，不，我在這兒很愉快。我要什麼便有什麼。（實在他是什麼東西也沒有。）只有一件事使我傷心，那便是當我老了以後，我怎樣辦呢？」

他把他這心裏的祕藏，都揭露了出來了。

沒有辦法安慰他，我只好癡笨地這樣說：「當你老了以後，你會回到白人的傳教區裏去的。」

他抗議說：「不，不，不，不是那樣說。」

我還能怎樣說呢？我並沒有權力強迫他這樣辦呀！可是在那個時候，我的確一心一意地希望每一個有溫暖的家庭，有過舒適的老年生活的保證的人們，都能夠見到這個在北極的，孤單的牧師。

這個人好像不是在自然的世界中生存似的，生命似乎已經脫離了他，而另外一種更微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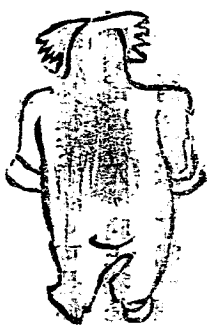
更神祕的東西代替了他的生命，他是一個坦白的、簡單的，只是信奉基督教的靈魂。

由於他對基督教的信仰，他完全忘却了他的肉體的存在。譬如我說：「今天早上很冷呀！」他會很機械地同意我，可是他並不覺得冷。「冷」對於他只是個字眼而已。如果他要關上門的話，那完全是爲了我的關係。此外在其他方面，他也是過着一種奇異的生活。

事實上他並不需要什麼東西，維持他生活的就只有禱告。假如要他專靠人類的力量來生活，他一定會感到空虛絕望的。他完全信賴另一種保護他的力量來過活。這幾乎是不可能而難於相信的。當暴風雪太厲害了的時候，他一禱告，風就平息了。又有三天，當他同一個陪伴他的愛司啓姆，餓得快要死了時，他一禱告，當天晚上他們的網裏就掉進了兩隻海豹。我像個天真的小孩似的，一定要想把他帶回現實的生活上來，可是他完全不能在現實當中生活。

他那件神祕的法衣，可以抵抗饑餓，可以防護寒冷，可以抵禦天然界的任何打擊。有一次我遠聽見他說，事物都可以腐敗毀壞，可是精神就永遠生存而且是不可抵抗的。假如一個人熱到了我所看見的，他還是不相信的話，那麼最好還是呆在家裏好了。因爲那說明了他不配做一個旅行家。

最後我請求亨利神父，打發一個人送我回威廉王去。當我要告別的時候，我的喉嚨哽



住了，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我只是很留神地緊緊握着亨利神父的雙手，然後我向他點一點頭，我們的雪橇便很快地拖起前進了。

在走出來的全部行程中，每天只有上午十一點半到下午一點半這兩個鐘頭以內我們能得到天光，其餘的時間，完全都是黑漆漆的一團黑暗。現在我們轉回去時，就不同了。太陽已經回來了。整個的海變成了一隻巨大平滑的航船，那上面鋪着無數的淺綠色的，透明的冰塊，而我們便在這冰上面飛行着。由於季節的輪子不斷地轉動，地球死去又復活了。愛司啓姆人，正同我一樣也感到了一種新鮮的氣息。雖然溫度從沒有高過零下五十度，而晚上還是冷得刺骨。但是馬尼拉同他的老婆以及我三個人還是很快樂的談談笑笑，我們自己也覺得新生了。

我與他們住的愈久，我覺得我愈能適應他們的生活。譬如說話罷，我變得簡潔扼要了。你試想想看，我們日常生活裏，說了多少無需要說的話啊！我開始相信，語言是專為開散懶惰而設的。而我們是在旅行，我們沒有閒暇，不能懶惰，因此我們並不須要說那許多廢話。三個在冰雪上面旅行的人，和成了一個靜默無言的團體。靜悄悄地各人在各人的崗位上，做各人的工作。當們我看見前面有一座小山時，三個人一聲不響地一齊跳下來去推車子。我們

不管是刮去雪櫃上面的冰，還是理清打了絞的纜繩，或是養茶，大家都是合作的。這種一致的，從容的精神，真使人永遠也忘不掉。當每次工作完畢了之後，我們共同捲一枝煙來抽，立刻天家的臉上便會閃過一種會心的微笑。

每天晚上，雪屋裏都是忙做一團，女人要把雪打成粉碎來填敷牆壁上的裂縫，男人要把狗拴起來。在屋子裏面，我就像一個老主嫌似的爲我自己忙個不清。在雪屋裏面，最舒服的，就是把每一件事情都整得有條有理，當你一坐上雪坑，便可以夠得着任何東西。每一件東西都事先定好了牠們固有的位置。只要你把手伸出去，你便可以得到雪茶，得到煙草盒，或是掛在油燈上面架子上亮乾了的衣服。此刻我已經像一個老練的丫頭似的，每件東西都不會錯亂了牠們的位置了。當什麼東西都佈置好了以後，我便像一個法國的守門的女人，坐在那左邊是火爐，右上方是披開門門的繩子，膝下是小貓的小號房裏一樣，沾沾自喜地坐在我自己的位子上。

這樣是很安適的。可是你一睡覺，那可就糟了！燈熄了以後，溫度降底了。我到底還不是個愛司啓姆人，晚上我是不能好好地睡覺。我一轉動，我的睡袋便破碎了，因爲那是一塊冰做成的。冰撒滿了我一頭，我唾出來的氣息立刻凝成了冰，結在我嘴唇皮上面。

早上當你醒來的時候，雪屋裏充滿了灰色的霧氣。你早就決心要爬起來的，可是響到要

伸手出睡袋外面來，生燃一個老舊的爐子，那又是太困難了。

在那裏最壞的一件事是不能夠修刮鬍子。我滿臉滿腮都長滿了長毛了，冰就堆積在上面。你若果想把冰掃掉去，那是一件多麼麻煩的工作啊！我又不能夠脫下我的大手套來用手把冰溶化了去。我只好用力去扯，這樣弄得我臉破流血，而這些血馬上又凝結了起來。這樣我臉上，便老是一塊一塊的凝血，再加上鼻子高頭的小塊的黑色的凍瘡，使得我變成一個極可怕的样子了。

在一天的半夜裏，我們動了格納極海港，在那裏我受到這位無憂無愁的吉伯生先生的歡迎。他對我歡呼說：「喂！朋友！你又回來了！」

假如他能夠知道我一點點心裏面的意思，他就不會這樣爲我高興了。我實在是不願意轉回來的呀！我已經有三五天沒有洗臉換衣服了！雖然我很疲倦，可是還是睡不著。這帳室內溫度剛好是零度，或者稍爲高一點。我完全給這熱氣悶住了。在旅途中我從未經過一咳嗽，可是現在，我像一個老公公似的咳起來了。我肚子非常餓，然而又疲倦得不能乾。我差不多虛弱得要死了，沒有辦法，我只好多停留幾天。

在這郵站裏停留了三個星期之後，我同烏他克以及伯利河的一個名叫拍魯安那的工人，一起動身到赫得遜海灣去。

這是一個陽光四射的好天氣，冰凍了的海面，一望無際的閃着金光，明朗寧靜的空氣充滿了幸福與愉快。就在這樣的日子裏我們出發了。在旅途中我們收容了一個赫得遜海灣的小孩從他外表看起來，與那邊的土人如此的不同，使我知道我已經走了很遠的一段路程了。

在北極的旅行中，如果兩個白人碰到了在一起，你一定會以為他們兩人要快樂到撲到對方的頸子上去，互相地擁抱起來。可是當一位青年，急急忙忙地跑過來歡迎我，介紹他自己姓劉時，我由於驚訝竟目瞪口呆的呆在那裏，差不多像愛司啓姆人一樣的穩重與怯懦。更糟糕的是，我們互相通報姓名之後，我立刻轉向烏他克同拍魯安那。他們同我的親密程度，居然超過了我與那同種族的白人的親熱了。現在我們是三個雪橇，齊向一個方向行進了。在行動中我只是同我的兩個同伴，談笑聊天，而把劉完全拋在一邊。我有許多話對愛司啓姆人說，而他們也有許多與我談的，可是對於劉，我們誰也想不出一句話來同他談。至於劉對我說的，好像從來不曾傳進我耳裏一樣，一句我也聽不進耳，好像他所說的都是無聊的，可笑的事情似的。

到晚上來了的時候，我與他的區別，就更加明顯了。烏他克爲我們五個人蓋了一間雪屋，劉覺得五個人睡這一間屋子是太窄小了，一個人初次住雪屋總是覺得太過侷促的。

劉對我說：「請你告訴他，這未免太滑稽了，五個人怎麼能夠睡得下呢！」

他一點兒也不知道，雪屋的生活是怎樣的。可是對於我就不問了，我知道即許在雪屋裏就只住那們短短的一夜，也有許多許多的小事情要做，這連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樣一件一件地逐漸學來的？譬如脫下衣服來，在未放進雪坑的收藏所裏之先，最好先把上面的雪拍打乾淨。譬如怎樣好好安排你的東西，使你躺在雪坑上，一舉手都可以拿得到。而最後，最要緊的還是要與雪屋生活的節奏完全配合融洽。

如果你能夠把握這些事物的順序，那麼雪屋裏的生活是很簡單而容易過的。但是你不懂得這祕訣，什麼事情都不順手，都會出毛病。你雖然急急忙忙地想找一件東西，然而你始終找不到牠，你什麼事情都變得落後了，別人已經上床睡覺了，而你還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最後你只好合起衣睡下，而又永遠睡不着，整夜只有望着那鍋底似的屋頂，懊惱氣憤。

可憐的劉，無論在任何方面，都成爲一個非常的累贅。他不知道怎樣做事情，只好什麼事情也不做。可是此外他像我去年秋天似的有一個錯誤的看法，便是什麼事情都只顧到他自己一個人，注視他的結果，我又發現了一件事，在愛司啓姆人的當中，自私自利是不容許存在的。劉是一個白人，因此他是個人主義者。說什麼：「我的茶，我的煙盒，我的睡眠」都是不對的。啊！我的劉先生！應該說：「我們的茶，我們的煙盒，我們的睡眠」。在這種地方，人類假如不能團結，就不能生存。最要緊的是愛司啓姆人還教我拋棄了急忙，憂愁

，驕傲同自私自利這些東西。我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時間去接受這些教訓。忽然間我覺悟了，我在北極的這一年並不如我所想像地是來克服自然的，結果反是克服了我自己。而且由於這種內心上缺點的克服，北極對於我不但不是一個痛苦的地方，相反地倒成爲一個快樂的地方了。她好像是一個熔爐，把我性格上的許多渣滓廢物都慢慢熔化了。因之在北極我得了寧靜和平的心境，這在外面是永遠也難得到的。

春天又降臨北極了，溫度恰好在零度高一點兒的地方，忽然有一天，大概是四月廿五號吧，溫度上升到華氏三十度了。潮濕的和風刮起來，天氣已經熱得令人難以忍受了。爲了避免漲水，我們不得不先把快要溶解的屋頂上的雪剷掉去。

我從掛着垂冰的窗口望出去，心裏憂鬱地想，多麼淒涼的世間啊！一片不毛的荒原，佈了無數光裸裸的像頭蓋骨般的石塊，極目一望盡是些令人討厭的污穢的，憂鬱的景象。因爲雪都溶解了，郵站便深深地埋進了這灰屑垃圾波動着的大海裏。而這些污穢東西是應該由我們自己來負責的。航牘的罐頭，隨便地往門外丟，空的罌醬油瓶呀，腐爛的馬鈴薯呀，所有這這東西都拋棄得滿地，現在都顯露了出來了，這對於我們真有點兒不體面。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我們開始整夜都有天光。我們都討厭到牀上去，即許躺上牀也睡不着。像昆蟲獸類一樣，我們已經冬眠過了，現在是我們醒來活動的時候了。

現在，愛司啓姆人也放棄了他們那要灣腰爬行的雪屋，而在四處搭起帳篷來。但是爲了擋禦那不時吹來的寒冷的北極風，他們仍然用雪在篷帳的周圍築好一個圍牆在帳篷裏堆滿了春天的大發掘運動所挖出來的東西。譬如魚叉，熊皮，皮艇，生鏽的縫紉機，丟舊了的留聲機等隨處地亂放着。空罐頭，狐狸的死屍，破爛的皮條子，在海岸邊堆成了一大堆，這說明了，人是生物中最骯髒的動物了。

五月是他們來往最密的季節，差不多每天都有愛司啓姆人到來；而且大多數都從很遠的地方跑來做他們這一年一次的生意。有些人甚至帶了一百五十到兩百隻的狐狸來。每一個人都給這種宴會，拜訪同太太的轉讓等現象所感動而顯得熱烈與得意。差不多那一家到了一部雪車，那簡直是無上的光榮。

他們不是我所能與共同快樂的愛司啓姆人，他們用來福槍打獵，多少已走上了半開化的途徑。他們的手套用一根套在頸子上的發光的羊毛繩子綁着，吊在身邊。像馬戲班裏的猴子一樣，他們坐在椅子上，吃上等餅乾，像裁縫一般地抽着香煙，樣樣都在模仿白人的動作。

在赫得遜海灣要緊裏的交易，完全是一種愛司啓姆人與白人的來往。在愛司啓姆人的眼光裏看來，這偏僻荒涼的出口海岸，就代表了白人的整個文明，這好似是一個財富與奢侈品

的倉庫，當他們一走進這寶庫裏來，像劉佬佬進大觀園一樣，做出好多令人忍不住笑的事情

蔡德們又在
處處摹倣當前
白人的動作，
所有希罕寶貴
的東西，只要
他們花上幾錢
狐狸，就變成
了他們的所有
物。很明白的
，白人只能夠
同他們做這種
交易，而在雪
屑裏面，狐皮
又像破布那樣
不值錢，他們



留著狐狸做甚麼呢。

他們一個個的走進這大鋪子裏來。女人孩子跟在後頭。看見每一件東西都未幾鬆弛的動着不動。生了鏽的錐刀，對於他們簡直是一種稀奇的寶貝。並他們常常要走六百英里遠去找幾顆釘子。而這裏有整箱的釘子。有成排的錐刀。這都是多麼神聖寶貴的地方啊！很低的掛在天花板上，還有五十個茶壺。他們用一種驚奇激動的眼光看每一件東西。心裏想白人是一種多麼古怪的東西啊！他不只有這些罐頭茶壺，而且每半年他還有許多新的東西運來。此外在很遠很遠他的家鄉裏，一定還藏着有值許多錢的罐頭，花布，同煙草。

在他們當中，第一個愛司啓姆人是最重要的。他慢慢走進來，完全藏感獸。雖然在雪屋裏他們早就討論到這裏的情形，但是鋪子裏的實在情形，比他們所能夠想得到的實在要花樣多得多。他把一個袋子放下來，袋裏面拖出一個灰白色的滿蓋着凝血的東西來。啊！這就是北極狐。

愛司啓姆人站在那裏，心裏在打算盤的時候，白人笑謎謎地等着他。最後愛司啓姆人慢慢地說：

「白煤油。」

「這匹整個的狐狸。」白人回答他。

「喂！喂！」愛司啓姆人說。這就表示他願意了。

白人把煤油給他，換得了第一隻狐狸。如是，愛司啓姆人又拿出第二隻來。

「煙草」。愛司啓姆人這回這樣說。

「一盤匹狐狸」，白人又答復他。

這種老是整匹狐狸的交易，使愛司啓姆人煩惱起來了。他害怕憂懼起來，自己失掉了信心，只好謙和地問：

「割開兩半，行不行？」

可是剩下的半隻狐狸，又怎樣辦呢？他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語地說：「我不知道」。

忽然在架子上的的一件東西，提醒了他，他指着說：「那邊那件東西呢？」

每當白人把一個狐狸放進櫃檯裏去的時候，愛司啓姆人便知道，這狐狸是用完了。假如還放在櫃檯土嗎，那他還有購買的力量。

最初三四個狐狸，是很容易成交的。愛司啓姆人的確需要煤油，茶葉，煙草。可是到第五個狐狸以後，愛司啓姆人便茫然不知所措了。上帝知道他們並不是缺乏準備。在他雪屋裏他同他太太事先討論到這生意，至少都有二十次了。甚至每一個狐狸身上每一寸的用處，他們都事先想到了。可是，現在他什麼都忘記了。

幸好他的太太在這裏。她用她長靴的鞋尖，輕輕碰一下他的後跟，提醒他說：「花布！」「煮東西的鍋子！」她眼裏閃着原始女人的兇光。

對呀，這些東西也能夠忘記的！如是趁着想起了的時候，趕忙東一指，西一指，這樣那樣都要，惟恐他腦裏想起的這些事，馬上就會從他記憶裏跑掉似的。

結果呢，他又買得太多了。當他離開了舖子，從他後面拿過一隻木箱來裝他新買到的財貨時，他感到空虛，因為這許多發光好看的东西，對他毫無用處。雖然，那是很明顯的，他根本就不需要那些東西，但是剛才他又忍不住不買。這樣，就發生了第二次交易，而這一次完全是土人間的自己的買賣了。但是因為他們抱定了一種實用的眼光，如是一件東西值不值錢，便完全看他們需不需要來決定。因此一個漂亮的狗頭圈，在他們是不需要的，他們可以用泥管子來代替。或者是半袋麵粉要比一枝紅鉛筆更貴重些。因此一顆針也許要值得一整匹狐狸，一條破舊了的馬鞭，也可以抵得上一盞燈。同時很奇怪的，沒有個一愛司啓姆人會說他們是在做買賣，好像他們之間絕不會有交易發生似的。

在愛司啓姆人當中，交換太太是很普通的事情。那是社交上的一種習慣，同時爲了表示客氣同禮貌，在朋友與客人的當中而且是非接受不可的。但是操縱管理女人的大權，還是完全操在丈夫的手裏。所以假如有人直接向一個人的太太求愛，那算犯法，同時會引起極嚴重



的糾紛的。

要向一個愛司啓姆人借太太，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你不要太過着急地在大庭廣衆之中把你的要求提出來，你只要同丈夫慢慢地不斷地談天，這丈夫是否答認你，那可要看他當時的心情如何而定。

以後的事情，也就像你提出要求那樣，毫不在乎的進行着。當快要到上牀睡覺的時候，這位丈夫便會很安然的睡進他的鹿皮袋裏去，而他的太太便睡到包朋友的袋裏去。這位丈夫不懂得什麼叫做嫉妒，而且在另外一個男人來陪他太太睡時，他早已睡着

了。

愛司啓姆人，仍然還保持着孩童的天真。而春天這動物們春情發動的季節，也引起了他們生理上的變化。他們臉上的顏色也從土黃色變成紫紅色了。他們眼裏閃耀着奇異的光芒。這裏在伯利河流域，帳幕裏全是一片性的混亂的情形，見了人便擁抱起來。他們一天到晚鄰

沉醉在不停地，不知道滿足的性交裏，除此之外，他們甚麼也不談了。男人們有時還快樂暢快的快要癡來，但一辦完了他們的事情，便又立刻回到他帳篷裏去了。無論老少男女都一齊興奮狂歡。莫卡漢尼克沒有太太了，但忽然與他打獵的同伴的母親結了婚。這位新娘子看起來快七十歲了，而事實上她已五十。莫曾到要癡來來告訴我們他這一段故事。甚至小孩子們都給這奇怪的狂熱震動了，他們親眼看到大人們這般驚慌亂來，（因為帳篷裏從來就沒有所謂羞恥）然而並不懂這是幹什麼，他們只好跟着樣子學着好玩。

在伯利河這裏，已經有一大扎信等候着我了。有些是我必須答覆的。雖然我離開銅山還有五百哩，但是無線電已經能傳到我耳裏了。我不得不拍出些回電。現在這兒沒有別的什麼事情給我做了，我只有準備回到我原來的那個世界裏去。但是我與這種歸去的思想鬥爭，我告訴我自己說，在雪屋裏我是皇帝，可是走出了這世界，我將仍舊做奴隸。討厭的是，好多事情刺激了我，終於我走出加拿大了，而且聽到戰爭已經爆發。但我並不希望聽到法蘭西以及我的朋友們的消息。

在五月底的一天晚上我走到加拿大的一個山頂上去眺望。我是兩天之前，由加拿大皇家總察艦載我離開北極，來到這裏的。這黑夜特別的靜寂，靜寂充滿了大陸與海洋。而在這靜寂的黑夜裏的北極是個什麼樣兒，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像得到的。

我迴想在旅行中的那些歲月，迴想那些困苦與災難，我怎樣地遇着了，又怎樣忽然地避開了。這種種都深深地印在我腦裏，使我永難忘掉。同時在我的迴憶，也沒有別的東西，能像北極風以及那雪中隱蔽所那樣使我感到親切。

上帝知道，我們夠可憐的。我們什麼也沒有，只有窮困。但是我靜默地想一想，又覺得在我們生活裏，多少還有一點兒歡愉與安慰。可是要我解釋我又說不出來。我以前所有的都失掉了，但我又另外得到了更大的財產。我把全世界都丟掉了，但覺發現了我自己。而這種寶貴的發現，並不亞於挖到了一個金礦。現在，在我心底已經埋藏下了一種潛伏的道德上的寧靜，這種心靈上的和平，在以前我是從未感覺到去。風暴與危難，成爲了我的解救的聖主，沒有他們我的心靈便要失却依靠，便要感到徬徨苦悶，在那一片荒涼的北極原野上，我從內心裏改造了我自己。同時我那枯乾皺縮的臉上也露出了我真正的本來面目，而這種面目正是上帝要求我們彼此親愛相處所用的真誠的面孔。

我站在那山頂上對我自己說，我不想離開這塊樂土啊！我想要的是，轉回這偏遠的傳教區裏去，像亨利神父在伯利海灣一樣地生活下去。但是由於很多的原因，我不能再想下去了。當我轉身下山坡來的時候，我知道命運註定了我要到另外一個世界裏去了，那便是我要轉回法蘭西去。

少年之友

月刊

尤明 陳情主編

歷史最久
聲譽最好
內容最多
插圖最美
銷路最廣
價格最廉

徵求基本定戶五萬

優待辦法：

- (一) 凡在三十二年四月底以前一次匯款五十元直接訂閱者，都是基本定戶。(外埠以郵費爲憑。)
- (二) 基本定戶刊費九折優待，寄刊郵費包紮費免收。
- (三) 基本定戶定購本社叢書，註明號碼，一律八折優待。
- (四) 基本定戶刊登本刊廣告，八折優待。
- (五) 基本定戶每人贈送「銘真出版社」長期優待券一張，憑券向該社購買本外版書刊，可照章優先享受各種優待。
- (六) 基本定戶向本社委託一切事宜，儘速照辦，並免收手續費。
- (七) 基本定戶滿期持定單續定者，得再享受九折優待。
- (八) 個人參加，先交五十元，五人一齊參加，每人先收四十元，邀齊十人一同參加，每人只先收三十元，同樣享受各種優待。

社址：桂林環湖大酒內
電話：二九四二
報掛號：一四二九

少年之友出版社

少友叢書第二種：

金指環

尤明編譯

廷竊
天虹等插圖

這是一本各國近代美麗童話精選集。

內容綺麗婉轉神妙，插圖生動細膩精

緻，包你看了，捨不得放手。

少友叢書第三種

鳥的故事故

—— 蘭 向 ——

從始祖鳥講起，把鳥

的種類生活，特性，

歌唱，戀愛等等，用

文藝的筆調，描繪得

娓娓動聽。是一本鳥

族的傳奇故事。保證

你一邊讀，一面會連

叫：——「有趣！有

趣！」

少友叢書
第四種

中外名人圖傳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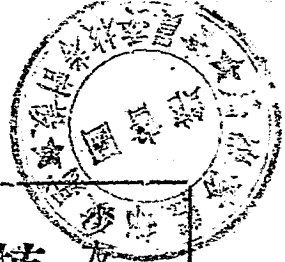
俞鶴侶編繪。鄭崎石木刻。

這是一本用丹青妙筆來表現中外名人性格的圖傳總集。第一輯包括人物一百位，以後陸續出版。擬將世界成功名人，全部網羅。刻繪逼真，傳記扼要，可以當作美麗的圖畫來欣賞，也可以作為成功的故事讀。

少友叢書 第五種 獸的故事

(向蘭編)

本書從牠們怎樣進化，講到牠們的教育，語言，同遊戲。牠們的智慧，好巧，兇暴同笨拙，以及怎樣獵捕，怎樣訓練，都說得清清楚楚。讀了本書，等於到「獸國」裏去遊歷了一番。



少年叢書第六種：

植物的故事

向蘭編

一朵花，一片葉，你別把它們看平常了，它們都有它的來歷，而且含有不少複雜而神祕的事物哩！。

您想到「萬花園」中遊歷一番嗎？那末我們願把本書獻給您。

少年叢書預約辦法：

- (一) 本書從十二月起，按次序，每月出版一種。先出六種，以後逐漸增加。
- (二) 預約全套的，先繳壹佰元，選購一種的，繳十五元，書一出版，儘先快寄。郵費照算。
- (三) 少年之友月刊的基本定戶，註明號碼，八折優待，各地讀者預約九折優待。
- (四) 來款請寄桂林環湖酒店內少年之友社。
- (五) 不通匯兌的地方，可以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少年之友社謹啓

種 一 第 書 叢 友 之 年 少

● 記 險 探 極 北 ●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版 初 月 二 十 年 二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元 售 零 册 每)

明 尤 著 譯

社 友 之 年 少 著 版 出

店 酒 大 湖 環 路 北 湖 環 林 桂

銘 又 容 人 行 發

社 版 出 真 銘 售 經 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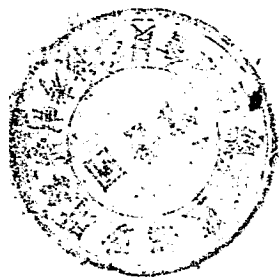
• 九 二 四 一 號 掛 報 電 • 號 七 十 三 路 北 湖 環 林 桂 •

少年之友叢書第1種

北極探險記

尤明譯著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禮書字第一〇八七號



零售 \$7.0